



生活笔记

我骄傲,我是一名教师!

文/聂顺荣

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红砖时,我习惯性地摸了摸讲台边缘——这方三尺之地,被我磨出了细微的包浆,就像我手上因常年握粉笔留下的薄茧,都是28年教学生涯最实在的印记。走上讲台,看着台下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,心底那股熟悉的温热依然会翻涌:我骄傲,我是一名教师,是守着这方教室,陪一代代少年长大的赶路人。

刚入职那年,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,写板书时手会不自觉地抖,遇到调皮学生起哄,脸会涨得通红。记得有个叫张伟的男孩,总爱在课上偷偷玩弹珠,批评了几次也不见改。后来我发现他动手能力强,便找他谈话:“咱们班的黑板报支架松了,你能不能帮老师修修?”他眼睛一亮,当天就带着工具把支架加固得稳稳当当。我在全班面前夸了他,还让他当班级“物资管理员”。从那以后,他上课再没开过小差,毕业时还抱着自己做的小木船说:“老师,以后我想当工程师。”去年同学聚会上,西装革履的张伟握着我的手,递来一张工程设计图说:“老师,您看,我真的做到了。”看着图纸上工整的线条,我忽然觉得,教师的骄傲从不是教出多少“优等生”,而是用耐心点亮每个孩子心里的光,让他们敢去追自己的梦。

教学这些年,我见过不少“难管”的学生,也摸索出自己的办法——不硬碰硬,而是像朋友一样陪他们慢慢走。2010年,班里转来一个叫李响的男孩,父母离异后他变得沉默寡言,作业常常不交。我没急着批评,而是每天放学后留他十分钟,陪他一起写作业,偶尔聊两句篮球。有一次他说喜欢科比,我特意找了科比训练的视频和他一起看:“你看,再厉害的人也得靠日复一日的坚持。”慢慢的,他开始主动交作业,还加入了学校篮球队。去年冬天,我在菜市场偶遇他,他正帮着年迈的奶奶看菜摊,见了我立刻迎上来:“老师,我现在在社区开了家便民超市,能照顾奶奶了。”寒风里,他递来一袋热乎乎的糖炒栗子,那

温度,比任何奖励都让人暖心。

28年里,教室窗外的树绿了又黄,我的教案本堆了厚厚一摞,里面夹着学生们送的小纸条——有考了好成绩的报喜,有犯了错的道歉,还有毕业多年后回来写下的思念。前年教师节,我收到一个快递,里面是本相册,扉页上写着:“致聂老师,谢谢您当年没放弃我。”翻开一看,是2005届的学生陈萌。记得她当年偏科严重,数学总拖后腿,甚至想过退学。我每天午休帮她补基础,还跟她说:“别着急,咱们一步一步来,你语文那么好,数学肯定也能学好。”后来她考上了师范大学,现在成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。相册里,有她和学生们的合影,照片背后写着:“我现在也像您当年那样,陪着我的学生慢慢成长。”看着那些稚嫩的笑脸,我忽然明白,教师就像一颗铺路石,我们铺就的路,能让更多人走向更远的地方;我们传递的爱,会在无数人心里长成温暖的大树。

如今,我鬓角有了白发,批改作业久了会腰酸,但每次走进教室,看到学生们专注的眼神,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去年,学校组织“师徒结对”,年轻教师跟着我听课、备课,我把28年的教学心得一一分享,就像当年我的老师带我那样。有个年轻老师问我:“聂老师,教了这么多年,您累吗?”我指着教室墙上的锦旗——那是历届学生送的,上面写着“师恩似海”“桃李芬芳”,笑着说:“你看,这些就是最好的答案。”

夕阳西下,我收拾好教案走出教学楼,晚风拂过,带着操场上传来的笑声。回望这28年,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见证了无数少年从懵懂走向成熟;没有丰厚的物质回报,却收获了满世界的牵挂与祝福。我骄傲,我是一名教师,是能参与无数人青春的幸运者,是能传递知识与温暖的普通人。往后的日子,我还想守着这方讲台,握着粉笔,陪更多孩子走过青春,让每一段相遇,都成为彼此生命里最珍贵的回忆。

非常记忆

救灾帐篷里的教师节

文/魏益君

有一年夏天,天空仿佛被划开了一道口子,雨水连日倾泻。上游的水库终于承受不住,在一声巨响中决堤。洪水像挣脱牢笼的猛兽,咆哮着扑向村庄。所到之处,房屋倒塌,田地淹没,就连平日里书声琅琅的学校,也浸泡在浑浊的黄水中,只剩残破的窗框和漂流的课桌,见证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。

原定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,而新校舍才刚刚打下地基,竣工遥遥无期。面对现实,我们不得不把课堂搬进救灾帐篷。

帐篷里地面潮湿,光线昏暗,我们用砖块垫平课桌,黑板是用几块三合板拼成的,粉笔受潮了,就放在阳光下晒一晒再用。尽管条件简陋,可每天清晨,孩子们依然准时出现在帐篷门口,眼睛里闪着光,那是对知识的渴望,也是一种倔强的希望。

转眼就到教师节了,我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帐篷。推开门帘,却一下子愣住了。

讲台上放着几个手工做的小纸盒,有些用旧报纸叠成,有些则贴着彩纸剪的花边,旁边还有一张作业纸,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老师,节日快乐。”我轻轻打开其中一个,里面是一朵用树枝和野花粘成的小花,花瓣已经有些蔫了,却整理得干干净净。另一个盒子里躺着一只彩泥捏的小兔子,耳朵一边高一边低,眼睛是用芝麻点的,憨态可掬。

我看着孩子们,他们的衣服并不整洁,头发也有些乱,许多人的书包还是救灾物资中发的统一款式。可他们的眼睛清澈而明亮,像雨后的天空。在这一片狼藉的土地上,他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属于这个节日的仪式感。

我走过去,一个一个摸着他们的头,想说谢谢,喉咙却哽得发不出声音。最后只能转过身,在黑板上写下:“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。”

帐篷帘在这时被掀开了。张大爷带头走进来,身后跟着几个村民,手里端着锅、提着菜,笑呵呵地望着我们。“老师,辛苦了!今天是你们的节日,我们凑了点菜,给你们加个餐!”

原来,他们一早就在外面忙活了。临时砌的土灶上架着大铁锅,红烧肉的香味飘得很远。妇女们在一旁揉面、摘菜,男人们则帮忙抬水、添柴。这片昨日还被悲伤笼罩的空地,此刻升起了人间烟火。

“再苦不能苦孩子,再难不能误读书。”张大爷一边盛饭一边说,“老师您放心,只要娃娃们能上学,我们大人怎么样都扛得住!”

那天中午,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吃了灾后最温暖的一餐。孩子们端着碗,蹲在帐篷外边吃边笑,阳光终于突破云层,照在他们沾着饭粒的脸上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灾难可以摧毁房屋、冲垮道路,但它毁不掉人心中那份最朴素的温情、最坚韧的盼望。

吃过饭,我又带着孩子们上课了。朗朗的读书声,伴着飘扬的国旗,见证了一个属于教师的最特别的节日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每当我站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,看着孩子们用着多媒体设备上课、在塑胶跑道上奔跑时,就会想起那个帐篷里的教师节。

帐篷里的教师节,早已不只是一个故事,它成了一种信念,温柔而坚定地告诉我:有爱的地方,就是课堂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